

奥 斯 丁 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朱 虹 编 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奥 斯 丁 研 究

朱 虹 编 选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朝阳区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2插页 298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书号：10355·315 定价：2.55元

前 言

当前，英国十九世纪初的小说家简·奥斯丁经过近两百年来读者的鉴赏和批评家的鉴定，已是公认的经典作家了。恰如当代著名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说的：“一百多年来”，英国“曾发生过几次趣味的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①。或如奥斯丁的一位评论家大卫·塞西尔所断言的：“在所有英国作家中，唯独她的声望最为稳固”。然而，回顾奥斯丁自从一八一二年第一次发表作品到获得当前的声望，这段批评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奥斯丁专家B.C.骚赛姆在他主编的评论集序言中所说：“这样一种论断〔即奥斯丁的声望〕是举世公认的。然而，要经过正当的批评论证达到这一结论，却绝非易事。”

从奥斯丁的书信中可以推测，她大体上是从十二岁开始写作的。她把这些早期的习作抄录在三个笔记本里，自己标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大多数是滑稽夸

^① 见本集收选《漫谈奥斯丁》。

张的模拟之作，其中奥斯丁的喜剧才能和机智的嘲讽已见端倪。这三卷手稿，还有其他早期作品以及后期未完成作品，后来都被奥斯丁专家虔诚地加以整理，陆续出版。

奥斯丁六部长篇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三部即《诺桑觉修道院》、《理智与感伤》和《傲慢与偏见》，为作者在家乡斯蒂文顿所作，属于前期；而《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为作者迁居肖顿以后所作，属于后期创作，前后相隔近十年之久。

《理智与感伤》(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2)原名《爱丽诺尔与玛丽安》，在一七九六年就有一个初稿，据作者的侄女记载，“最早是用书信体写的，还曾朗读给家庭成员听”；

《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初稿的标题为《初次的印象》；根据卡珊德拉记载，《初次的印象》写于一七九六年至一七九七年，显然是作者的得意之作，作者在一八一三年的一封信中称它为自己的“宝贝儿”；^①

《诺桑觉修道院》(Northanger Abbey, 1818)原名《苏珊》，根据作者的姐姐卡珊德拉的说法，写于一七九八——一七九九年，作者生前没有出版；

一八一三年信中提到刚出版的《傲慢与偏见》的一封信里，说到“现在我另有新作，主题完全不同”，由此可以推测《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 1814)在一八一三年已经有了初稿。也正是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她写到，“让别人的笔去书写罪恶与不幸吧”，结果成为了后世评家抓住的“辫子”

^① 见本集选收奥斯丁1813年1月29日致卡珊德拉致奥斯丁的信。

根据卡珊德拉的记载,《爱玛》(Emma, 1816)是一八一四年动笔的,一八一五年完稿。奥斯丁在写“描绘一个村镇上的三、四家人正合适”、“正是我生活中的乐趣”^①的那封著名的信时正在撰写《爱玛》,显然,其内容也最适用于《爱玛》。关于《爱玛》,奥斯丁还曾说,比起《傲慢与偏见》,它“才气不足”,而比起《曼斯菲尔庄园》则“大道理又欠缺”,并说恐怕只有她自己会喜欢那个调皮的女主人公^②;

奥斯丁最后的一部小说《劝导》(Persuasion, 1818)一八一五年动笔,一八一六年完成。据作者的侄子奥斯丁-李一八七〇年《回忆录》中所记,作者对原来结局的处理不满意,重写了,换成现在的两章。《劝导》与《诺桑觉修道院》是一八一八年作者逝世以后出版的,第一次署真名,前面附有作者的哥哥亨利·奥斯丁的《作者传略》。两书的标题,据推测,也是亨利·奥斯丁加的。作者书信中提到《劝导》时说,其中“完美无缺的画像使我厌烦、想作恶……你也许会喜欢这位女主人公〔指《劝导》中的安·艾略特〕,对我来说,她好得过分了”^③。

一八一八年《劝导》与《诺桑觉修道院》合集出版以后,奥斯丁的作品就没有再版,直到一八三三年本特利社出版了五卷本合集,作为“典范小说”丛书的一部分。这个五卷本(后收入奥斯丁-李的《回忆录》,扩充为六卷)便是十九世纪读者所熟悉的版本。

① 见本集选收奥斯丁1814年9月9日致安娜·奥斯丁信。

② 见本集选收奥斯丁1815年12月11日致拉克先生信。

③ 根据亨利·奥斯丁的《回忆录》。

④ 见本集选收奥斯丁1817年3月23日致芳尼·奈特的信。

奥斯丁在世时只不过发表了四篇不署名的小说，在当时声望不高，与同代人司各特等的盛誉简直不能相比。首先，她的作品印数有限，如《傲慢与偏见》第一版只印了一千五百册，而差不多同期发表的司各特的《罗伯·罗依》两周内就销了一万册。至于专题评论文章，奥斯丁在世时总共不超过一打，而且都是比较一般性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奥斯丁还是得到有眼力的作家、批评家的赏识。其中首先要想到的就是司各特。司各特在日记中早就对《傲慢与偏见》表示赞赏，后来又写出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奥斯丁评论，即《一篇未署名的关于〈爱玛〉的评论》。在该文中，司各特以高度的艺术洞察力和博大的胸怀，对于一位在风格上与自己迥然不同的同代人做出中肯的评论，诚恳地向读者大加推荐。这无论作为评论家，还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司各特以后，还有麦考莱、乔治·亨利·刘易斯等有思想、有见地的评论家看出了奥斯丁的价值。早在一八二一年，英国的惠特利独具慧眼，在谈到奥斯丁的人物塑造时，行文中便提到莎士比亚，包含了把奥斯丁与莎士比亚做比较的意思。一八四三年，英国的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托·巴·麦考莱第一次用最明确的语言把简·奥斯丁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①。接着，著名文艺评论家乔治·亨利·刘易斯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引伸为“散文中的莎士比亚”^②。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评论多是从道德化或娱乐的角度做些一般性的评论。

① 见本集选收麦考莱《关于奥斯丁》[片断]。

② 见本集乔治·亨利·刘易斯《关于奥斯丁》[片断]。

不仅如此，在十九世纪，贬低奥斯丁作品的，也不乏其人。在贬毁者中，最突出的一位，要算夏·勃朗特。她在几封著名的信中，指责奥斯丁“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①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奥斯丁评论中的奇文。从一些书信、间接材料中，我们还知道华兹华斯、白朗宁夫人等都对奥斯丁有贬词。在这些批评者中间，现代的一位代表要算D·H·劳伦斯了。他在《话说〈恰特莱夫人的情人〉》（1939）一文中，在说到奥斯丁时，无不刻薄地说奥斯丁是位“刻薄”的“老处女”，说她“令人讨厌”，属于那种“坏的、刻薄的，势利眼的意义上的英国人。”

在美国方面，有马克·吐温对她怀有“生理上的反感”，而爱默生则说她“干瘪”“庸俗”。

大卫·塞西尔在一九三五年的一次演讲中用一句话驳斥了奥斯丁的这些反对者：“有识别力的批评家都赞赏她的作品，多数受过教育的读者读她的小说都感到欣悦”，然后，话锋一转，又说也有人不喜欢她的作品，正如“也有人不喜欢阳光和无私精神”。塞西尔，作为奥斯丁的仰慕者，在这里未免有些武断。显然，上述作家否定奥斯丁，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阳光和无私精神，还不如说因为他们是浪漫主义者。而奥斯丁更多地属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十八世纪文学传统；对她的讽刺与幽默，他们更是无缘。至于马克·吐温与爱默生，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是“男性”化的作家，对奥斯丁那般精致的“女性”化的艺术风格，是不欣赏的。归根结蒂，来自浪漫主义者的反对意见无非反衬出了奥斯丁创作上的特色——她的充满讽刺幽默的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精神和她的女性的纤细。

^① 见本集选收夏洛蒂·勃朗特《关于奥斯丁的书简》。

在十九世纪，亦称前期的奥斯丁批评中，较之来自浪漫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的攻击更为致命的则是贯穿于整个奥斯丁评论（哪怕是褒词）中一种所谓“居高临下”的“保护”态度。这种态度基本上是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前提的，其一是认为奥斯丁是位“不自觉”的艺术家，其二，就是认为她只写“小题材”。如果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即使在司各特、麦考莱的赞词中也包括了这两个前提：前者突出她的纤细而忽略她的深度，后者强调她的自发的无才而忽略她的艺术匠心。迟至一九〇五年，最擅长艺术分析的亨利·詹姆士的批评名篇《巴尔扎克的启示》一文中在提到奥斯丁时，也把她当作一位不自觉的艺术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本能地迷人”。奥斯丁自谦地说到自己的“二寸象牙”也加深了这种普遍的观念。

奥斯丁的小说在这一时期声望不高，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特殊艺术趣味也是一个因素。十九世纪追求一种在规模上宏伟、在笔法上刚劲有力的文学，如象司各特、勃朗特、萨克雷和狄更斯等。与奥斯丁相比，这类作家都涉及更广大的社会面，更深刻的人类生活经验。

总之，在十九世纪的批评中，奥斯丁远远没有得到她在文学史、小说史上应有的地位，她的艺术遗产中所含有的全部丰富内容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这些要留待二十世纪的批评家去完成。

在进入二十世纪批评之前，十九世纪后期有两篇文章不能不提到，那便是奥斯丁的侄子奥斯丁-李的《回忆录》和理查德·辛卜逊的评论文章。两者都发表于一八七〇年，虽然没有

能开拓一代新的批评风气，本身却代表了奥斯丁评论中的重要突破。过去，人们对《傲慢与偏见》等四部小说的未署名的作者的个人生平所知甚少；亨利·奥斯丁一八一八年的传略只描绘了一个轮廓。现在，《回忆录》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简·奥斯丁——她的生平，她的交往、教育、性格、爱好、写作的情况等等。这在当时就大大有利于对奥斯丁思想与艺术的进一步研究。虽然，在现代批评家笔下，奥斯丁—李所描绘的和蔼可亲的“简姑妈”形象已大为改观。辛卜逊的评论文章在今天看来，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提出“反嘲”问题。十九世纪的奥斯丁评论，主要是从形象的逼真、世态习俗的讽刺、对话的机智以及教化作用等方面来肯定奥斯丁，即使是把奥斯丁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也无非是从这些角度出发。而辛卜逊提出“反嘲”，使奥斯丁作品的思想面貌完全改观了，同时也揭开了她的复杂的艺术构思。在这个命题里，思想和艺术是统一的——奥斯丁以她“反嘲”的艺术自觉地对社会对人生进行评价。辛卜逊的观点只以雏型形式呈现出来，但标志了对奥斯丁的思想与艺术的新的认识。他的观点后来被R·W·哈丁等新一代有才华的批评家所继承，由他们对奥斯丁的反嘲做了进一步发挥。

奥斯丁评论中的新发展是在二十世纪实现的。二十世纪结束了所谓“居高临下的保护态度”，从此，在新的一代批评家笔下，关于奥斯丁的反嘲的复杂性和多种含义、关于她塑造人物形象的技法、关于她的小说技巧、关于她的语言艺术、关于她的道德观、哲学思想、社会观，在现代当代评论中都有新的发挥。

一九三一年，奥斯丁版本与研究专家R·W·查普曼在一

篇与加洛德的论战的演讲（后整理成文）中第一次清算了长期以来流行的关于奥斯丁的不公正看法，逐一加以驳斥^①。

二十世纪的评论打破了长期统治十九世纪评论的一些框框，从多方面深入细致地挖掘奥斯丁作品的意义。一九三九年，玛丽·拉塞尔的专著《奥斯丁和她的艺术》出版，在广大读者和学术界面前呈现一个全新的奥斯丁，一位高度敏感的、自觉的艺术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塞尔的著作在奥斯丁研究上开出一代新风。

现代当代批评从不同角度对奥斯丁的思想与艺术进行开拓。譬如，从心理学角度，这不仅指分析人物，而且还包括从作家本身的思想感情来解释作品的倾向，在这方面，R·W·哈丁的《有节制的憎恶》^②可算是一个重要代表。这篇首先作为演说、后在《审辨》上发表并收入诸多文集的名篇，从细察作品中的片言只语、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入手，呈现了又一个简·奥斯丁肖像，不是《回忆录》中所描绘的那位和蔼可亲的简姑妈，而是玩世不恭的、愤世嫉俗的、冷眼旁观的人物。她自视优越并以超脱的态度观察着“村镇上的三、四家人”，暗暗加以嘲讽。R·W·哈丁的文章是十九世纪辛卜逊开创的“反嘲”批评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后来，美国著名批评家、学者莱奥奈尔·特里林，在关于《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评论中，也独特地运用了“反嘲”角度，写出了新意。

十九世纪奥斯丁批评中所高度评价的性格描写也在现当代批评中有出色的发挥。首先，著名小说家、小说理论家爱·摩·福斯特在他那已成为“现代经典”的《小说面面观》一书

① 见本集选收《关于奥斯丁：致加洛德先生》。

② 见本集选收《有节制的憎恶》。

中，在提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的著名论点时，在卷帙浩繁的英国小说作品中不是选了别人而偏偏选中奥斯丁的人物作为“圆形人物”（即立体的、有生活实感、有发展、甚至有意想不到的发展）的人物典型^①。《简·奥斯丁作品中的素描人物和漫画人物》^②也是哈丁的一篇力作，对奥斯丁的性格描写，特别是塑造人物的方法及所达到的不同艺术效果，做了精辟的分析。

对我国专家、读者说来，有更高参考价值的还有从社会学、阶级关系角度来考察奥斯丁作品的评论，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诺德·凯特尔论《爱玛》，还有基尔什包姆、肖勒以及道格拉斯·布什等人的专论文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社会学角度的评论都很重视语言、形象等，即从作品的整体来挖掘其社会意义。

也许由于资料欠缺，奥斯丁还往往被认为是“纯粹”天才，在艺术上没有任何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对她早期著作的整理、出版，葵·道·里维斯的《奥斯丁的早期读书与写作》不仅在介绍材料方面具有文献价值，而且从奥斯丁研究的角度来说，它的思想意义还在于把奥斯丁从“神”变成“人”，描绘了她作为作家的发 展。

正如奥斯丁的小说有些意想不到的结尾，同样，有些评论也有奥斯丁式的神来之笔。如美国学者伊安·瓦特在评《理智与感伤》时，从全新角度来理解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该书关于理智与感伤这一对矛盾的关系；同样在麦基洛普关于《诺桑觉修道院》的评论中对于该书中尽人皆知的对拉德克利夫夫人哥

① 见本集选收《论奥斯丁——‘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

② 见本集选收《简·奥斯丁作品中的素描人物和漫画人物》。

特式小说的讽刺揶揄，评者也是笔锋一转，最后让我们窥见问题的另一方面：尽管凯瑟琳·莫兰是嘲讽的对象，但她毕竟是正确的——“诺桑觉修道院”之游不是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童话般的变化吗？正如《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太太是正确的一样，因为，毕竟“举世公认，有财产的单身男子都是要娶亲的”。

奥斯丁批评的发展自然是跟西方文艺批评本身的发展有关，但在阐述时更细致，角度更多变化，对问题的研究更专门化。本集主要从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奥斯丁及其小说的思想与艺术角度出发，在选题上，适当照顾到批评史，如选收司各特、乔治·亨利·刘易斯的文论，但主要不以评论史为线索，如有关反嘲问题的评论，就宁舍第一个提出问题的辛卜逊而取论述更充分的哈丁；又如在艺术分析方面，割舍了拉塞尔的专著而选收勃路厄尔等人对个别作品的更精细的分析研究。莫那翰从妇女角度的论题也反映了当前从女权主义角度回顾文学史上的妇女作家时奥斯丁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当然，另一方面，批评的发展不是按进化的规律进行的。近代的批评，不能象电气代替蒸气机那样取代旧时代的经典批评论述。如乔治·亨利·刘易斯一八五二年评论中指出，奥斯丁堪称“伟大的艺术家”在于她最善于运用特定手段来达到她的目的。这实际上包含了关于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极深刻的道理，在评论古典作家时至今是深有启发的。

通常所谓的故事梗概是最乏味的东西，是抽掉了形象、艺术语言、思想意义，总之抽掉了作品成为艺术品的一切要素。但为便于读者在阅读有关评论时查找有关情节，本集翻译

了美国福特与麦吉尔所编《世界文学名著简介》关于奥斯丁六部小说的情节介绍，作为本书的附录。

本集在编选上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朱 虹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

目 录

前 言.....I

十九世纪部分

奥斯丁传略.....亨利·奥斯丁
文美惠译(3)

一篇未署名的评论《爱玛》的文章.....瓦尔特·司各特
文美惠译(10)

关于简·奥斯丁的书简.....瓦尔特·司各特
文美惠译(26)

关于奥斯丁〔片断〕.....托·巴·麦考莱
罗少丹译(28)

关于奥斯丁〔片断〕.....乔·亨·刘易斯
罗少丹译(31)

简·奥斯丁的小说.....乔·亨·刘易斯
逸伦译(39)

关于奥斯丁的书简〔片断〕.....夏洛蒂·勃朗特
杨静远译(50)

现代部分

论奥斯丁

——“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爱·摩·福斯特
葛 林译(57)

论奥斯丁

——“道德家与幽默家”安·塞·布拉德雷
罗少丹译 (62)

简·奥斯丁：答加洛德先生R. W. 查普曼
胡允恒译 (68)

有节制的憎恶

——奥斯丁作品一面观D. W. 哈丁
象愚译 (85)

《傲慢与偏见》和简·奥斯丁

早年的读书与写作莫·道·里维斯
赵少伟译 (105)

漫谈简·奥斯丁艾德蒙·威尔逊
赵一凡译 (136)

当代部分

简·奥斯丁瓦尔特·艾伦
小 风译 (145)

评《理智与感伤》伊安·瓦特
常 立译 (159)

《傲慢与偏见》的世界列奥·基尔什鲍姆
薛鸿时译 (175)

《傲慢与偏见》叙述的
透视方法E. M. 哈里代
薛鸿时译 (192)

光彩夺目：《傲慢与偏见》中的
反讽与虚构卢本·A·勃洛厄尔
董衡巽译 (201)

- 《曼斯菲尔徳庄园》……………利奥纳尔·特里林
象 愚译 (222)
- 简·奥斯丁:《爱玛》……………阿诺德·凯特尔
胡允恒译 (246)
- 《爱玛》……………马克·肖勒
杨静远译 (264)
- 《诺桑觉修道院》中的
批判现实主义……………阿伦·德·麦基洛普
黄 梅译 (287)
- 简·奥斯丁作品中的素描人物
和漫画人物……………D·W·哈丁
祝庆英译 (303)
- 简·奥斯丁和妇女地位问题……………大卫·莫那翰
常 立译 (333)

奥斯丁谈创作

- 书简选……………冯钟璞译 (357)
- 论小说艺术
——《诺桑觉修道院》〔片断〕……………冯钟璞译 (365)
- 附录:** 简·奥斯丁笔下的英国…〔美〕道格拉斯·布什
张玲译 (367)
- 奥斯丁小说梗概……………刘若端译 (386)

十九世纪部分